

1929

文學論集



胡適郁達夫等著  
藝林社編

# 文學論集

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 
外埠酌加匯費郵費

版權所有不許翻印

編輯者 藝林社

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

印刷者 亞細亞書局

分發行所 各省大書局

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  
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

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青蓮坊C字七三號

## 題記

藝林發刊于民國十四年暮春時節，停刊于是年冬。最初爲旬刊，附于晨報副刊印行；其後爲半月刊，由武昌時中合作書社印行。共計刊行二十四期，未及週年，便不幸短命而死了！這——現在回想起來，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呢。

這幾年來中國的變動真是太利害了，社會裏面不知道出了多少亂子，民衆們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；同時，我們藝林社的朋友，也就散的散了，死的死了，老的老了！所遺留下來的還有什麼，除了這二十多期不值錢的藝林？回想從前郁達夫先生還在武昌，胡適之先生也來武昌大學講學的時候，他們都很贊助藝林；藝林社的朋友也都熱心從事著作，似乎藝林的生命是不會死的。誰知道藝

林社的朋友不久便風流雲散了呢？想起來，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！

現在，縱使天地再變一個樣子，藝林社的朋友也不能完全集合，藝林也沒有復活的可能了。爲了紀念這不能復活了死了的過去，我們才決定印行這幾個單行本。又因爲謀閱讀上的便利，我們把藝林上面的創作，分印爲海鷗集與秋雁集；其他重要的論文，都編了在這本文學論集裏面。

這三個集子，便是藝林社同人對於讀最後的僅有的貢獻了！

編者在上海十八，一，二六。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談談詩經·····     | (一) 胡適   |
| 文學上的殉情主義····· | (二一) 郁達夫 |
| 文學記微·····     | (二八) 黃侃  |
| 文藝上的衝動說·····  | (三四) 張資平 |
| 神秘主義·····     | (四一) 張資平 |
| 文學範圍論略·····   | (五二) 蔣鑑章 |
| 詩的意義·····     | (六二) 郁達夫 |
| 詩的內容·····     | (六九) 郁達夫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文學欣賞引論·····    | (八一) 胡雲翼  |
| 階級與文學·····     | (一二) 王朋來  |
| 蘭興之藝術的批評·····  | (一五) 黃仲蘇  |
| 戲劇的一般概念·····   | (二三) 郁達夫  |
| 介紹一個文學的公式····· | (二八) 郁達夫  |
| 藝術家的宗教精神·····  | (三三) 蔣鑑章  |
| 清代駢文之革新運動····· | (三〇) 張壽林  |
| 中國文學概談·····    | (一四) 黃侃   |
| 七言詩概談·····     | (一四) 龔慕蘭  |
| 五言詩發源考·····    | (一六) 李步霄  |
| 蔡琰的悲憤詩·····    | (一七〇) 龔慕蘭 |
| 紅樓夢裏性慾的描寫····· | (一八一) 劉大杰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紅樓夢的地點問題·····     | (一九) 劉大杰 |
| 今日中國的文壇·····      | (一九) 蔣鑑章 |
| 爲今日研究國學者聊進一言····· | (二〇) 賀揚靈 |
| 文藝家的流產·····       | (二七) 蔣鑑章 |
| 談談非戰文學·····       | (三三) 胡雲翼 |
| 謝无量的「詞學指南」·····   | (三五) 胡雲翼 |
| 張若虛事蹟考略·····      | (三六) 胡光燐 |
| 文心雕龍隱秀篇並序·····    | (四〇) 黃侃  |
| 轉注假借論·····        | (四五) 夏君虞 |
| 詩經序傳箋略例·····      | (四九) 黃侃  |
| 文心雕龍札記·····       | (五五) 黃侃  |

# 談談詩經

胡適

詩經在中國文壇上的位置，誰也知道牠是最古的有價值的文學，但在前人的眼光，詩經地域的關係，似乎與湖北不發生什麼問題。其實詩經裏面最重  
要的一部分，大半是產生在湖北。

詩經有十三國的國風，只沒有楚風。在表面上看來，湖北這個地方，在詩經的地點上，似乎不能佔一個位置，但近來一般學者的主張，詩經裏面有楚風的，不過沒有把牠叫做楚風，叫牠做周南召南罷了。所以我們可以說：『周南召南，就是詩經裏面的楚風。』

我們說周南召南就是楚風，這有什麼證據呢？這是有證據的。我們試看看周

南召南，就可以找着許多描寫江水漢水汝水的地方。像『漢之廣矣』，『江之永矣』，『遵彼汝墳』這類的句子，想大家都是記得的，漢水江水汝水流域的地點，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。所以我們可以說周南召南，大半是詩經裏面的楚風了。

周的初年，出了兩個軍閥：一個叫周公，一個叫召公，周公東征，召公南征，他們在東南收集了許多民間的歌謠，就是現在的周南召南，周公有幾，現在無從知道。召公有二：一召公，二召伯。那時因為周公好在外面長征遠伐，所以當代的人民，就有不良的嘲罵的輿論。像豳風裏面的破斧，就是罵周公遠征的詩，我現在把牠寫在下面罷。

『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旗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！哀我人斯！亦孔之將！』

『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咻！哀我人斯！亦孔之嘉！』

『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錄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遵！哀我人斯！亦孔之休！』

召公在當時，比周公得人民的歡心一點。所以他死了，人民仍是戀戀不忘，因為敬愛召公的緣故，連召伯的樹也敬愛起來了。讀下面這幾首詩，就可以知道當代的人民對於召伯的情感的濃厚。

『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。』

『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敗，召伯所憩。』

『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拜，召伯所說。』

照上面看起來，周公召公在東南遠征的時候，確實是到了楚國。並還收集了許多民間的歌謠，叫牠做周南召南，我看沒有叫牠做楚風的緣故，大概那時的楚國，是當代的一個大民族，沒有照齊國魯國鄭國那樣一國一國的分起出來，所以只好稱牠做周南召南了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三楚是產生中國最古的文學的位置。換一句說，湖北的文學，在中國文壇上，佔有最古的和最重要的位置。我們在這裏談談詩經，也就是欣賞『本地風光』。

近來有人說：我愛研究古書，說我是復古派，其實我的研究，是我興之所至，我覺得用新的科學的方法，來研究古代的東西，確能得着很完善的效果，對於一字的古音，一字的古義，都應該拿正當的方法去研究的。所以在今日研究古書，就是方法要緊，同樣的方法，可以收同樣的效果的話，我們是相信的，我今天講詩經。也是貢獻一點我個人研究古書的方法，在我未講研究詩經的方法以前，先講講對於詩經的幾個基本的概念。

(1) 詩經不是一部經典。從前的人，把這部詩經，都看得非常神聖，說牠是一部經典，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；假如這個觀念不能打破，詩經簡直可以不研究了。因為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，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，可以做社會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，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，因為牠是一部文學書，我們研究牠的時候，應該拿社會的眼光，和文學的眼光來批評牠，所以我們對於詩經應該承認牠是一部中國古代歌

謠的總集，萬不可說牠是一部神聖經典。

(2) 孔子並沒有刪詩，「詩三百篇」成了一個名詞。從前的人，都說孔子刪詩書，司馬遷也說孔子把詩經刪去十分之九，只留下十分之一，照這樣看起來，原有的詩，應該是三千首，這個話是不對的。唐朝的孔穎達也說孔子的刪詩，是一件不可靠的事體。假如原有三千首詩，真的刪去了二千七百首，那在左傳及其他的古書裏面所引的詩，應該有許多是三百篇以外的，但是古書裏面所引的詩，要說不是三百篇以內的，雖說有幾首，却少得非常，因此我們可以相信前人說孔子刪了十分之九的詩經，是不可相信的了。上面既說明了孔子刪詩，是不可靠的事情，因此一般人對於詩經是一部經典的迷信，又可以減少一點，並且同時我們又可以說，詩經是中國古代一部完全的文學書了。

(3) 詩經不是一個時代輯成的。詩經裏面的詩，是慢慢的收集起來，成

現在這麼樣的一本集子。最古的是周頌，次古的是大雅，再遲一點是小雅，最遲的就是商頌魯頌國風了。大雅小雅，大半是後來的文人做的，有幾首並有作者的眞名，大雅收集在前，小雅收集在後。國風是各地散傳的歌謠，由古人收集起來的。這些歌謠，雖說產生的時候很古，但收集的時候，却很晚了。我們研究詩經裏面的文法和內容，可以說詩經裏面包含的時期，約在一千年的上下，所以吾們應該知道，詩經完全是由時代輯成的，不是那一個人輯的也不是那一個人做的。

(4) 詩經的解釋。詩經到了漢朝，真變成了一部經典，詩經裏面描寫的那些男女戀愛的事體，在那般道學先生看起來，似乎不大雅觀，於是對於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學，不得不另加種種附會的解釋，所以漢朝的齊魯韓對於三家詩經，都加上許多的附會，講得非常的神祕。明是一首男女的戀歌，他故意要說是歌頌文王后妃之德。詩經到了這個時代，簡

直變成了一部神聖的經典了。這種事情，中外大概都是相同的，像那本舊約全書的裏面，也含有許多的詩歌和男女戀愛的故事，但變成了一部聖經，就神祕了，就不是純粹的文學書了。因為這樣，所以漢朝對於詩經的解釋，把從前的都推翻了。他自己找了一些歷史上的——左傳裏面的事情——證據，來做一種比較完備的解釋，他研究詩經的見解，比齊魯韓三家，確實是要高明一點，所以他的結果，比他們也要完滿一點，我們現在讀的毛詩就是他的。照這樣看起來，詩經的解釋，在歷史上有許多變遷，並且都是進步的了；到了東漢，鄭康成讀詩的見解，比毛公又要高明，但毛詩和鄭箋，都是很有價值的，所以到了唐朝，大凡研究詩經的人，都是拿毛詩鄭箋做底子。到了宋朝，出了鄭樵和朱子，他們研究詩經，又打破毛公的附會，由他們自己的解釋；他們這種態度，比唐朝又不同一點，另外成了一種宋代的體裁。清朝講學的人，都是崇

弄漢學，反對宋學的，他們對於考據訓詁，是有特別的研究，但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見解；他們以爲宋學是不及漢學的，因爲漢在兩千年以前，宋只在八百年以前，殊不知漢人的思想比宋人的確要迂腐一點呢！但在那個時候研究詩經的人，確實出了幾個比漢宋都要高明的，像著詩本誼的龔橙，著詩經通論的姚際恆，著讀風偶志的崔述，著詩經原始的方玉潤，他們都大膽地推翻漢宋的腐舊的見解，研究詩經裏面的字句和內容。照這樣看起來，二千年來詩經的研究，確實是一代比一代進步的了！

詩經的研究，雖說是進步的，但是都不澈底，大半是推翻這部，附會那部；推翻那部，附會這部。我看對於詩經的研究，想要澈底的改革，恐怕還在我們呢！我們應該拿起我們的大的眼光，好的方法，多的材料，去大膽地細心地研究；我相信我們研究的效果，比前人又可圓滿一點了，這是我們應取的態

度，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。

上面把我對於詩經的概念，說了一個大概，現在要談到詩經具體的研究了。  
研究詩經，大約不外下面這兩條路：

(第一)方法：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學的方法，來做一種新的訓詁的工夫，對於詩經的內容和文法上，都從新有所發明。

(第二)見解：大胆地推翻二千年來積下來的附會的見解，完全用社會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從新下個解釋。

所以我們研究詩經，關於一句一字，都要用小心的科學的方法去研究；關於一首詩的用意，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會，自己有一種新的見解。

現在讓我先講了方法，再來講到訓詁罷。

清朝的學者，最注意訓詁，如崑山顧炎武，德清胡渭，宣城梅文鼎，太原閻若璩，元和惠棟，休寧戴震等，凡他們關於詩經的訓詁著作，我們都應該要

看的，并且非看不可。戴有兩個高足弟子，一是金壇段玉裁，一是高郵王念孫及其子引之，都有很重要的著作，可爲我們參考的。如段註說文解字，念孫所著讀書雜誌，廣雅疏證等；尤其是引之所著的經義述聞，經傳釋詞，對於詩經更有很深的見解，方法亦比較要算周密得多。

前人研究詩經，都不講文法，說來說去，終得不着一個切實而明瞭的解釋，並且越講越把本義攪昏昧了。清代的學者，對於文法，就曉得用比較式來研究。

如「終風且暴」，前人註是——終，終日風也，但清代的學者，別有所見，他便把這一個「終」字，拿來同詩經裏面別一類的「終」字比較一下，可知這樣解是不通了。有了這一個方法，自然，我們無論碰到何種困難地方，只要把牠歸納比較起來，就一目了然了。

詩經中的「言」字，是很難解的，說牠是虛字呢，還是實字呢？這都很難